



有一种爱系列

Love in here

There's one love can move your tears

有一种爱使人泪流满面

芸芸/主编



一些伤感的爱情小说

上海文艺出版总社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

There's one love can move your tears

有一种爱使人泪流满面

芸芸/主编

一些伤感的爱情小说

上海文艺出版总社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有一种爱使人泪流满面 / 芸芸主编. —上海: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, 2008. 4

ISBN 978-7-80685-991-9

I. 有… II. 芸…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38323 号

责任编辑 毛小曼

整体设计 大象

技术编辑 周琼

书 名 有一种爱使人泪流满面
主 编 芸芸

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(200040)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燕山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92 1/32
印 张 8
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
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80685-991-9/J·888
定 价 20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电话:010-84242008-8012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目录



九月黄花落满地 /1

如果有一天，鱼长出了翅膀 /7

爱情考试卷外得分 /13

爱你等于插着一把刀在心上 /18

我们总会遇见这样一个男孩 /21

冬天的栀子不开花 /27

银戒指 /33

美丽的爱情我们看不到 /35

蝴蝶死去，我活着 /38

青春随夏潮一道走远 /43

我为你相信有来生 /48

夜照亮了夜然后春去春回 /56

我爱了你那么多年 /62

人没有老去就看不见了 /68

守候第一抹爱情的阳光 /73

让我做你的“灰马王子” /79

青春它写给淑珍的情书 /84

戒痕 /89

有些话只有听的人明白 /91

凌晨三点，爱情归零 /97

蛋糕飘香的季节 /102

第三封信把你遗忘 /107

如果爱，就在原地等待你 /112

如果，如果他不爱你 /117

三场恋爱和一辆火车 /123

后来，终于在眼泪中明白 /128

最后一页留言 /136

谁听到渴望的声音 /139

爱过，轻轻放下 /143

怀念 1999 年的初遇 /147

他如小说，她看了半册 /153

玻璃大厦塌下来 /158

天上的雨和眼里的泪 /161

青铜锁情同锁 /167

有爱无爱都刻骨铭心 /172

来自天堂的情书 /175

装在玻璃瓶中的天空 /179

响彻九十二小时的生命传呼 /182

2 有一种爱使人泪流满面

很爱很爱你 /186

如今我已长到你爱我时的年纪 /189

我用空间物理的固执爱着你 /195

嘿，我只陪你一程 /201

背对背的拥抱，天荒地老 /206

我已不是你的 007 /215

八月，给自己的情书 /221

轻绿 /229

离别之前开始想念 /237

再见，天空与路途 /245

又是九月，我打开窗子，一朵朵黄花飘落，一片片树叶凋零，我知道自己内心，已然禅意芬芳，那是放下，不是舍弃，而是忘怀。

九月黄花落满地

作者：玫瑰碎

1

初遇白加良，我十六岁。

那时，我疯狂迷恋上文学，读王小妮的诗，看黑格尔的哲学，而最让我迷恋的是胡兰成。

胡兰成，那个张爱玲一见倾心的男人，她只有见了，才把头低到尘埃中去，而我只有见了白加良，才会支支吾吾不知所云。

这个长我五岁的男子，注定是我的一场桃花劫。

高二，我十六岁。他毕业于河北师大，然后做我班主任，二十一岁的他，留着平头，牙齿那样白，笑容那样灿烂，衣服永远是白衬衣牛仔褲，讲的课永远那样生动灿烂。

第一次遇到，是在二楼楼梯，已经打了预备铃，我发疯一样往上冲着，他叫住我：“同学，你的裙子染色了。”

我回过头去，看到自己裙子上有一块玫瑰红，我的脸红透了，我以为，他是我的男同学。

又跑下楼去，到超市买了卫生棉，换好后再跑向教室，上课铃已经响了。

暑假开始的第一节课，我便迟到了。

我喊了报告，一声“请进”，很磁性的声音。我看到了讲台上的他，十分钟前我遇到的人，我的脸，红成一片四月桃花，一扭身我坐在自己座位上，他恰好点我的名字：田小楼。

“到。”我又站了起来，他笑了笑，眼睛那样明亮，我也笑了，却充满了羞涩，原来，原来他是我的班主任啊！

我的心，扑扑地跳着，外面的蝉还在叫着，九月，正是秋天刚开始的时候，薄薄的雾气中，我只觉得弥漫着花香。我想，我是喜欢上他了。

2

我盼望所有的课全是语文课，即使我一句不听他讲什么，我只要痴情地看着他就够了，只要能看到他。

就那样决绝地看着他，不给自己留后路，躲开我的是他。他不看我，眼睛总是看着远方，于一个二十一岁的男子来说，这样的注视是不是不能承受之重？

终于，他提问我。

“啊？”我站起来，一脸茫然。

是的，我没有听他讲什么，一句也没有听到。

后来才知道，他问我段落大意，我只剩下张口结舌，羞愧得无地自容。

晚上，停电了。我们点着蜡烛上自习，每个人的桌子上支一支红蜡烛，一个身影飘过来：“田小楼，麻烦你跟我来一趟。”

我抬起头，看见那张年轻的脸，我跟在他后边，一步步，到了

2 有一种爱使人泪流满面

他的办公室。

他的办公室，也点了两支红蜡烛。烛影摇曳中，我只看到那个年轻得让人心跳的男子，他离我一桌之遥的距离，他刚问为什么你上课……我便哭了，哭得那样伤心，一哭再哭，如果不是那样喜欢你，我怎么可能心猿意马？唯一可以流露的东西只有眼泪，它是自由的，就那样流吧，把所有委屈全流出来吧！

“给，”他递给我一块白色的手帕。是他的手帕，淡淡的百合香。我接过来，揩着眼泪和鼻涕，有人说，用手帕的男子是温情的，我喜欢这散发着百合香的手帕。

“那条手帕我拿走了，”我说，“洗好还你。”

我食言了，洗好后，我舍不得了。我把它包好，放在被子下面，用纸包着，那是我，最珍贵的东西。

他写了一封信给我，听话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我回了信给他，只一个字，好。

期末考试，我的成绩，全班第一名。

3

十七岁，我受他鼓励，开始投稿。四月五日，这天的黄昏，我收到杂志社的用稿通知。

我把那封夹着用稿通知的信抱在怀里，不知自己要往哪里去。我只知道，我一直往北跑着，是的，北面，那是他的宿舍！

我没有喊报告，直接闯进了他的宿舍。我以为，这样的幸福，只有他配和我一起分享。但推开门的刹那，我愣住了。

屋里有一个女孩子。一个同他年龄相仿的女孩子，很漂亮，穿得很洋气，她正在给他熨衣服。

“有事吗？”他问。

“没，没有……”

我转身跑了，尴尬、委屈、难过、伤心、绝望……我以为可以让他欢心，但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。

隔段时间，我又有了信，取信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他的一封。我一起拿了，那封信，字很娟秀，应该是那个女孩子的吧！

那是我做的最无耻、最大胆的一件事，我拆开了那封信。

“白，”她叫他。

我的手脚冰凉，里面的词语让我瞬间跌到谷底。他与她，已经好了一年多，在商量着一起贷款买房子。

那封信，我撕掉，扔在湖中。我坐在湖边，绝望地哭。彼时离高考还有三个月，我突然病倒，一病不起，查不出原因，成绩更是一落千丈。高考时，我形销骨立，发挥失常，只进了石家庄一个末流大学。

毕业聚会，我离他好远，他和女同学跳舞，一支又一支。最后一支，他伸出手：“来，田小楼，我请你跳舞。”

我摇了摇头，果断而忧伤地拒绝了他，不，我不和他跳舞，我怕自己崩溃在他怀里，白加良，你可知道我多么爱你！

那是忧伤的九月，我与他告别，从此，天各一方。

4

我的学校离他曾经的师大极远。每个周末，我坐14路倒5路车来找同学，师大有我的同学，我们一起去食堂吃饭，三号食堂，我听他说过，是他常常去的食堂。

彼时，我上大一，他已新婚，二十三岁，他已经为人夫。

我寄明信片给他，一张，又一张，没有留地址，我用左手写的字，之所以没有留地址，是因为，一怕他知道是我不回，二怕他左

右为难。

一次次，我告诉自己忘掉他，但我一次次否定自己，我忘不掉，那流年岁月中的点点滴滴已深入我骨髓，梦里曾几度与他相随，他仍旧是那翩翩美少年，我的初恋，是一个人的事情。

我不知寄过多少张明信片给他，大三时，有同学说：“他有了一个女儿。”大四时，我知道他不再教课，做了教导主任。之后，我毕业去了南方，与他音尘永绝，我知道，注定，他会是我的伤，我的痛。那么让我远远走开，去疗伤吧！

二十二岁，我遇到林琅。

那天我醉倒在深圳街头，他背着我回家，问我：“你的爱为什么让你伤得这样重？”我放声大哭，从此决定，放弃，因为我知道，所有的一切，不过是一个人的独角戏。我想，应该散场了。

5

2005年夏天，有人组织毕业十年聚会。

彼时，我是深圳一家公司的主管，穿时装，用粉底，不再是那个白衣白裙的少女。

我是最后一个到的，上到二楼时，我听到后面有人喊我。

“田小楼！”

回过头去，我看到了他。

三十三岁的他，胖了，头发少了，他的笑容不再干净……但我的心，是那样柔软脆弱，如被弹片击中，哗啦啦，散作一堆。

“白老师。”我的声音有一丝丝颤抖。一切都如同十年前，班长起着我的哄，说：“谁暗恋过你，你就要和谁喝酒。”

“好，好，好。”我答应着。一杯杯喝过去，半个小时之内，我醉倒了，一个人跑到卫生间吐。走出卫生间，后面，又飘来一个

人影。

“田小楼，”他叫我，“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？”

我震得差点晃倒。

我哭了，多少年的委屈，多少年的压抑，直到哽咽，他轻轻地拍着我的肩：“哭吧哭吧，我知道你的心情，可那时你是我的学生，后来，我想，也许，你只是一时的感觉吧。”

“不不，不要再说了……”我在心里呐喊着，只想时光如果能够倒流多好。

电话响了，是我的恋人，他说：“北方天气凉，多穿衣。”

“好。”我说。

猛然间，我知道我是谁了，我是那个订了婚纱的女孩子，我的梦里，已经没有他了。

第二天，我早早离去，没有与他说再见。回到家里，我打开一个纸包，那里面，包着我认为最无价的东西。

是那块白手帕。

多少年来，我一直不曾打开，在打开的瞬间，我呆了。

手帕不再是当年的手帕，它掉色了，很斑驳的颜色，它皱巴巴地在我的手上，如受了委屈的孩子，那么无助，那么难看。我的眼泪再次落到了上面，一滴，又一滴。

我突然掩面，我爱过他吗？我爱的，只是青葱年华中的自己啊，我怀念和不能忘记的，只是那一段有着青涩味道而不再来的光阴啊。

又是九月，我打开窗子，一朵朵黄花飘落，一片片树叶凋零。我知道自己内心，已然禅意芬芳，那是放下，不是舍弃，而是忘怀。

鱼有鱼的生活，鸟有鸟的日子。如果有一天，鱼长出了翅膀……

如果有一天，鱼长出了翅膀

作者：丁立梅

他的帽子上，垂挂着两个绒球球

木棉花在这座城市开得火红火红时，洛可在遥远的石家庄对我说：“晴霏，你来吧，到我的身边来，我需要你。”只这一句，就让我抛了优越的工作，不顾父母的眼泪，奔他而来。

我们租了房子住，房子在郊外。小巷深深处，独门独院，时光宁静得仿佛永生永世就是这般模样。天空中飘着厚厚的白云朵，我们在我们的小院子里栽石榴，养海棠。我在厨房的锅上煨红枣莲子汤。我营造着我们的地久天长。

秋去冬来，不过一个季节，洛可就厌倦了这样的日子，他对我说：“晴霏，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”

他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？我在他闪闪烁烁的眼神里，找不到答案。

石家庄的春天来得晚，但春天还是来了。当春天的枝条儿，开始抽出绿来，那些嫩黄淡绿的小芽儿，逼出我满眶的泪。生命是这样的蓬勃，我和洛可的爱情，却死了。

阿木推开我的院门时，我正盘腿坐在院子的地面砖上晒太阳。春天的太阳，怎么晒不暖心呢？我听到敲门声已久，有声音在问：“有人吗？”我懒得动。我在，我不在，与他人何干？

我看到一个脑袋探进来，确切地说，是一顶帽子探进来。白底子，红条纹，更为好笑的是，帽檐边，竟坠着两个白色的绒球球。帽子下，一张黑黑的脸，眼睛倒是挺大，忽闪忽闪地盯着我问：“请问大姐，你叫宋晴霏吗？”

我没好气地抬头应一声：“是又怎样？”

“你的快件。”原来他是邮递员。他递过来一个大信封，我一眼瞥见信封上洛可的字，心扑通往下一沉，不用拆开，我都知道那里面是什么。我的信，我的照片，他统统退给我了，昔日的情爱，再不留余地。

眼泪就那么不争气地狂奔下来，阿木手足无措地站在院门外看着我，小心地探过头来问：“大姐，你没事吧？”

我恶狠狠冲他嚷：“碍你什么事！”“啪”地关上院门。

一把火，把曾经的情爱，烧了个干干净净。

你看你看，小猪那张会笑的脸

再见阿木，是在小巷口。阿木吹着口哨，车把上插一朵康乃馨，艳红的，一路摇着车铃而来。我站着等他，我问：“有我的信吗？”其实，我是寂寞的，我明知道不会有我的信。

阿木显然没认出我，他的唇向上飞了飞，大眼睛笑成一条缝：“你是？”

“宋晴霏。”

“哦。”阿木夸张地拍自己的脑袋，说，“你看上去不像那天的那个人嘛！”

他低头，在他的邮包里翻，有些手忙脚乱的。翻半天，也没翻出给我的一片纸片儿来。他抱歉地说：“今天没你的信呢。”

我当然知道没有。我感到好笑地看着他忙乱，为这个人的老实，心里暖了一下。阿木显然是怕我失望，突然拔下他车把上的花，递给我：“送你。”

我擎着一朵艳红的康乃馨，站在春天的阳光下。我有点儿快乐了。

跟阿木混熟了，他送完信，会在我的院子里停留。我在房间里放碟片，看《乱世佳人》，看《呼啸山庄》。我给不同的杂志社写稿，画插图。阿木很是羡慕我，他说他高中没念完就辍学了。他在我看片或是写稿时，手脚麻利地给我打扫院子，照料花草。他买了不少的花草来，我叫不出名，一律用丫头来称呼，开红花的称二丫头，开白花的是三丫头，他说我是十丫头。想想，又补充一句：十丫头最可爱，最漂亮，最惹人喜欢。

阿木有时也买来一些菜，给我做他们的家乡菜——湘菜吃。他是穷人家的孩子，一个人出来打拼世界，流落到石家庄，找到这份邮差的工作，他很满意。他说：“一个月可以给家里寄六百块钱呢。”我跟他后面傻乐。

可是，寂寞和疼痛，有时还是像蚂蚁啃骨头般的，啃着我脆弱的神经。我常常想起洛可来，想起曾经的爱情，想得泪流满面。我说：“阿木，借个肩膀我倚倚好吗？”阿木不发一言，默默揽了我的头，轻轻拍着我的肩，一下，一下。

一次，醉酒。外面下雨，很晚了，阿木要走，我拼命拉着他的手，不肯让他走。我攀着阿木的肩哭，仰着头问：“阿木，你爱不爱我？”听不见阿木的声音，只是他把我搂得紧紧的，手拍在我的肩上，一下，一下。

我醒来，太阳已高照。窗台上一盒杜鹃，开得热热闹闹。床头

上，有阿木留下的一幅速写画，上面画着一头可爱的小猪，小猪的脸上，有泪珠像大珍珠，特滑稽，特可爱。旁有阿木歪歪扭扭的字：姐，你看，你看，小猪那张会哭的脸。

我“扑哧”一声笑出来。

好友林月所在公司的企划部，缺一个主管，林月要我火速赶到北京。

我在犹豫。对阿木，我竟产生一种说不清的依恋。我走的那天晚上，阿木忙了一桌的菜。我们都喝得有些高了，互相说着傻话儿。我借着酒劲问阿木：“阿木，老实告诉姐啊，有没有爱过姐？”

阿木吭哧半天，说：“姐，你是鸟，我是鱼。你在天上，我在水里。你说天上的事儿我听，我说水里的事儿你听，我们都很快乐。可如果你到了水里，你会不快乐，我到了天上，也会不快乐。”

这小子，居然这么哲学这么诗意了一回。我紧紧拥抱了他，我说：“阿木，如果下辈子我也做了鱼，你一定要娶我的。”

阿木很认真地点了头。

我们是亲人哪，亲人就是最亲的人

初到北京，我仿佛一滴水掉到大海里，我找不到我了。心空落得似莽莽荒原。阿木打来电话，问：“姐，你好吗？”我回：“不好。”泪就肆无忌惮地流下来。

阿木在电话那头急：“姐，你别哭呀，一切都还有我呢。”仿佛生了千里眼，隔天，他竟给我电汇来一笔数目不小的钱，关照我，要好好待自己。

我问阿木：“阿木，干吗对我这么好？”

阿木笑：“你是我姐，我是你弟，我们是亲人哪，亲人就是最亲的人。我不对你好，对谁好呢！”我抱了阿木送的绒毛玩具狗，笑。

热泪盈眶。

冬天的北京，下雪了。这个时候，我已渐渐适应了北京的生活，有了我自己的一片天地。我谈了男朋友，竟和我是同一所大学毕业的，只不过他比我早毕业了两年。我告诉了阿木，阿木很不放心地问：“姐，他对你好吗？”我说：“当然，若对我不好，我能接受他吗？”阿木沉吟半天，问：“他有我对你好吗？”我被他问住，愣愣地，一时不知如何回答。阿木先自笑了，阿木说：“姐，跟你开玩笑呢，你喜欢的人，肯定错不了。”我心里暖洋洋的。

恋爱并不是一帆风顺，日子里也有诸多不开心。每每这时，我首先想到的是阿木，我说：“阿木，我难过了。”阿木就唱歌给我听，还声情并茂地朗读诗歌。我讶异极了。我说阿木：“你啥时学会这个了？”阿木鬼笑，说：“这是秘密，阿木的秘密，不告诉你。”

男友为了省房租钱，要搬来和我同住，他的理由是，我们早晚都会结婚的。我却突然惊醒般地看着他，我下不了决心和这个男人结婚，我摇头拒绝了他，我说我暂时，还想一个人过。

阿木出事是在冬天就要过去的时候。那个时候，北京地坛的迎春花，已绽开了鹅黄的蕊。而我的心情，却是灰灰的。半年的恋情，吵吵闹闹，分分合合，让我累到疲惫，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花好月圆。我总是要想到石家庄，想起那个小院子，锅上冒着热气的湘菜，还有一院子的花。我在这样的想念中，温暖。

阿木出事的那天，我正在公司上班，突然莫名其妙地想着阿木，眼前晃着阿木笑着的样子。我拨打阿木的手机，我准备开他的玩笑，告诉他，阿木，姐想你了。我想象阿木在那头开心地笑，阿木会开心的。

阿木的手机，却怎么也打不通。

有被无边的黑夜吞没的感觉，我丢了魂似的在北京大街上转，同时一个劲儿安慰自己，阿木不会有事的，阿木只是去乡下了。我